

在大自然的天籁之声中,雨声是人们最熟悉的一种。由于人的心境不同,所处的时令和环境的异样,雨声给人的感受也就很不相同。

中国古代的诗人,曾以充满感情的诗笔描写过各种各样的雨声。其中最动人的,应该是满天风雨境界所表现出来的茫茫无边的哀愁,听雨时感受到的如雨丝一般的愁绪。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杜牧有名的《清明》诗写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正是桃红柳绿的清明时节,纷纷扬扬的春雨,绿了群山,绿了原野。可是在外的游子,湿了衣帽,湿了行囊,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春雨,给行人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愁绪。而李清照听雨就只有痛苦的感觉了:“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

当然,如果不是长途旅行中的遇雨,不是像晚年李清照一样的愁苦无依;如果换了闲暇喜静的心境,那么,或许就会觉得雨实在是非常可爱,雨声是极有诗意的。静静地坐在窗前,或悠闲地躺着,听那天地间忽密忽疏,

作家专栏

听雨

忽大忽小的雨声,思绪会变得格外专注和辽远,眼前会浮现出自然界的各种景象,还可能回忆起往昔与雨有关的温馨或伤感的场面。

同样是雨打荷叶的声音,在李商隐听来有一种浓厚的悲秋色彩。“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孤单一人宿在驿亭,满天阴云不散,晚霜在秋山之间、秋水之上不知不觉地飞动,疏疏落落的秋雨,紧一阵慢一阵地敲打着零乱的荷叶,使人油然而生惨切和忧伤的感触。但同样的雨打荷叶声,在韩琮听来不仅没有伤感,反倒生出对自然美景的欣喜和热爱。他的《雨》诗有这二句:“不及流他荷叶上,似珠无数转分明。”是的,听荷叶上的雨声,多数人会联想起晶莹的水珠在叶面上滚动的景象。查志《越调·小桃花》“莲塘雨声”也写到荷叶上的雨声,那是深夜梦醒时候听到的:“忽闻疏雨

□ 龚斌

听雨

打新荷,有梦都惊破。”如果你刚才正做了个好梦,比如梦见你和爱人撑着雨伞在湖边漫步,沉醉于“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的美景中;比如梦见江南的水乡女子,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地在溪中洗衣,砧声随着叮咚的溪流远去……此时梦醒,忽然听到疏雨打新荷的声音,你会觉得初夏的雨夜特别静特别美,会打算明早看阶前的小草绿了几分,数池中尖尖新荷又多了几个。

听雨最妙的境界或许是在小小的舟中,古诗中也不乏有舟中听雨的描写。如唐代诗人元稹《雨声》诗说:“曾向西江船上宿,惯闻寒夜滴篷声。”宋代诗人杨万里《听雨》诗说:“昨夜茅檐疏雨作,梦中唤作打篷声。”现代的客轮早已抛弃船篷,所以也就少了静听滴篷声的诗意。但在江南水乡,作为古代文明结晶之一的乌篷船,仍旧在向现代文明展示它那独特的魅力。周

笔走心缘

赝品

现在电视中有一档节目很吸人眼球——鉴宝砸赝品。之所以有较高的收视率,不外乎国人对“宝”的心仪,对“宝”的价值的期盼,对拥有“宝”的人的羡慕。在普及鉴宝的经验,增长历史的知识,奉劝世人小心追市方面,其功远矣。那些收藏宝物的人,若是短了法眼,拿了些仿作来鉴,仿品是要被一锤子砸碎的,算是一种当场的打假。

我看这档子节目,亦是津津有味。对宝物的鉴赏,经大师和专家的点评,是可以赏到物本身之外许多有益的东西,让心灵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让思绪畅游在古今能工的匠心上,让一派手艺、一宗技法深深印入脑海,无论如何是一种人生充实的快乐。只是对于“砸”,颇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所谓赝宝,理应离了物本身去思考。宝藏的生命并非藏品本身,而是藏品所用的工艺、技法和心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由源远流长的技艺及其进步所构成,藏品只是在这些进步史上某一节点的一个佐证而已。拥有货真价实的藏品是一种福分,也是难得的缘。拥有的藏品更应被充分地研究以知晓其蕴含的历史、内在的工艺和外露的展示之美。真正的藏宝多数在斗转星移的岁月变迁和纷争不休的朝代更替中灰飞烟灭了,能够传承留世的乃是日益贴近实际得以保至今的手法和技艺,这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粹,也是艺术价

□ 楚凡

赝品

值的精髓。今人仿古作伪其实是一种溯古情怀的流露,也是技师工匠糊口自励的一种手段。工艺品存形求神,只要形在即已成品。若能仿得形神俱似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说白了,也是有心用功的回报,更是文化传承的福音。有清一代,以瓷器论,咸丰年间仿乾隆朝,乾隆之世仿康熙时期,以今天的眼光看,均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倘若当年也似今天这般见仿则鄙,逢伪即砸,不仅物已碎尽,恐怕技艺也无法薪续火传。

艺术的做假,本身是复杂的过程,断不是食品及用具的仿冒,粗制滥造而可为。以民国时期书画仿前人的作品来析,能够让人当真迹收藏的,其产生的过程也是笔笔心血,耗时累年。作伪的人首要天赋,再者须年少静心,凝神临摹。初入此行,只是随意涂鸦,以鉴天赋。过了一段时日,才由供他们练字习画的人将他们分门别类,选定前人家的作品专攻其悉心研磨仿效。这个仿效的过程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可,如此假以时日,百数十人仅出一二头挑,才可堪当作伪之任,人力心血,足见一斑。

以这样的认真和用心,所仿之作,虽非真品,也必定是艺术之精货。至于流入市场,利用众人追古求宝之心,得不义之财,实非民族文化道德所能姑息。然仅因非真而付之一炬或猛然砸碎,确也天可怜见。

近现代书画大家和研瓷弄泥制具之大师,多半由仿作入手。技艺之精,追古之外,凭借现代技术和知识,俨然已有超越之势。所制所作,价值之高,价格之不菲,早已令市场人心为之一振。因了这个态势和原因,中华手艺正在相传,民族文化亦在远播中弘扬。

以食用之徒的真伪论看待艺术文化的是与非,缺的不仅仅是对社会现象分类论证、坦荡包容的心,更缺的是对传统精髓世代相袭重要性的感知。

毁灭一物,并无大碍,砸碎了追求传承技艺的热心,则是民族的悲哀。

举锤相向之时,要懂得用艺术的思辨来分辨艺术,千万不要简单地一句“去伪存真”而敲碎了历史文化之所以传承的命脉。

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简单的一回事。



陈亦权《蝶恋花》摄影作品

小小小说

离土

夏日,一轮毒日悬挂在半空中,天气出奇得热。林成的小汽车开到一条田埂前停住了,他刚出车门冷不防一股热浪让他打了个趔趄。几个光着屁股的小孩好奇地朝小汽车指指点点。很明显他们对小汽车的兴趣超过对车主的兴趣!当然,他也用不着讨这帮小孩的欢心。他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说服父亲离开故土到都市生活。

太阳升得更高了,光线照射下来,使地上烫得几乎要冒烟。他的眼前不停地闪现着父亲苍老的形象。劝了几次了,父亲就是不松口。今天能说服老爹离开吗?问号像无数只飞鸟在他脑海里飞舞,他走了十来分钟,来到了小时候常玩的一个土墩旁。他跳上土墩向西一望,只见父亲手执铁搭在耘地。地不大,但也不小,约六七分田,呈长方形,解放后不久作为自留地划给他一家的,以后就没变动过。他望着父亲,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父亲低着头,只管干着活,压根儿没注意周围一切。

几十年与土地打交道,父亲有着丰富的看天种地经验,特别是开横成了他拿手的绝活。村里人说:谁要是在他开的横内撒把尿,保证从东流到西不打弯!现在展现在儿子面前的父亲开的横,犹如一埭垦划一整齐的瓦脊。父亲满意地停住了劳作,坐在一块旧砖块上,拿出香烟饶有興味地抽了起来,皮虫窝似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林成见时机到了,匆忙跳下土墩,边走边喊:“爹!我接你来啦。”父亲听到儿子的叫声,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只是问了声:“啥晨光到的?”问完就只管抽他的烟。“刚到!”儿子说完在旁边一块小石头上坐了下来,拿出香烟先是给了父亲一支,

作人曾在《苦雨》一文中写到过坐乌篷船的趣味:“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如果有闲情,体验一下坐乌篷船的趣味,应该说是值得的。小小的乌篷船伴着橹声,穿进绵绵春雨织成的细密的帘,像一片褐色的草叶,织进河流纵横的网里。这时坐在小船上,透过船窗看烟雨迷濛的桃红柳绿。看倦了,静听春雨打篷声,觉得时间也停止了,好像在遥远又遥远的太古。

但话说回来,坐乌篷船听雨固然有诗意,而且现在不坐,恐怕这种船会像世界上一些珍稀动物一样,过不了多少年就可能绝种。可是,坐乌篷船毕竟不太容易,而雨天去坐更难如愿。正如元稹夜宿荒江,惯听寒夜滴篷声的意境,在交通便捷的今天,几乎已经不可复得了。其实,我们也不必专去听雨打新荷,也不必专去听雨滴船篷。正如本文开头就说过,听雨主要是一种心境。倘心情不好,坐在乌篷船里四肢不得摇动,先已形若囚犯;

加上滴滴答答雨打船篷之声没完没了,心情一烦躁,恨不得立即弃船而逃,这时谈什么静趣和诗意,简直活见鬼!

如果心境好,懂得静趣和闲趣,则无时无处不可听雨。比如古人写过的“小楼一夜听春雨”,就是一种很容易得到的静趣。泡一杯清茶,或点一支香烟,听春雨轻抚庭中的葡萄架,听阶下的滴水声,会很自然地领悟什么叫宁静和生命,会联想起杜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二句诗的神妙,眼前会浮现春雨绿了柳枝,红了桃花、白了杏花的景象。如果在寒夜,屋子里暖融融的,书桌上的灯光悦目又温馨,这时,忽然听到一阵疏雨打着玻璃窗。手中的书卷放下了,静听四周的雨声,可能会想起生平寒夜遇雨的情景,会思索人生旅途的凄风苦雨。思绪八荒上下驰骋,由具象而入哲理。陆游《冬夜听雨戏作》诗说:“老去同参惟夜雨,焚香卧听画檐声。”所描写的正是上面说的那种听雨的感受。即使是夏天叫人捉摸不定的雷阵雨,其实听来也有趣味。张九成《雨》诗写来朴实而真切:“已止还复作,泻檐声更长。”从中不也悟出自然变幻之妙一类的理趣吗?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

一天。发出无数次“咣当,咣当”声后,列车喘着粗气,在句容桥头镇车站靠站了。我肩挑手提行李下了车。当晨曦初露时,我跟着大部队向隐隐在望的山峦走去。脚下是一条绵延的乡间小路,也是我的人生转折之路,我由崇明岛上的一个农民,正式转为崇明采矿团的一名矿工,到山区开采铁矿。我们住的是临时搭建在山坡上的芦苇房,透风漏雨,夏炎冬寒。但这儿听不到抱怨声,有的是我们年青人的欢声笑语。我们吃的是大锅饭,胃口还特好,三五成群,头碰着头,会吃出一身热汗。这种惬意,在当今酒家是无法感受到的。

不久,我们实行了薪给制,食堂用起了饭菜票。连队里不分上下,工资一律16元,即12元伙食费,4元零用钱。我们这些正处在发力里的小伙子,饭票是不能省的,只有少吃一块小菜,节省一点菜金来弥补零用钱的不足。也许正是当年的拮据,反而养成了我知足常乐的好心态。报酬虽少,干活却一点不含糊。我们的口号真有点“气吞山河”:“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连队几百号人马日夜奋战在香炉山上,开山找矿石,硬是使香炉山矮了一截。我们响应崇明采矿团团部的号召:边生产,边建设。目标是:“条条公路通山头,条条大路通塘口。”

当年,时有家乡派出慰问团看望我们采矿人,有崇明的,海门的……还记得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员刘洪(电影《铁道游击队》队长原形)来矿区慰问时(当年崇明属南通专区),全矿两万多名矿工(包括南通专区各个采矿团)头戴安全帽,脚穿草鞋长统白布袜,整齐列队在下蜀火车站,欢迎这位曾在铁道线上威震敌寇的游击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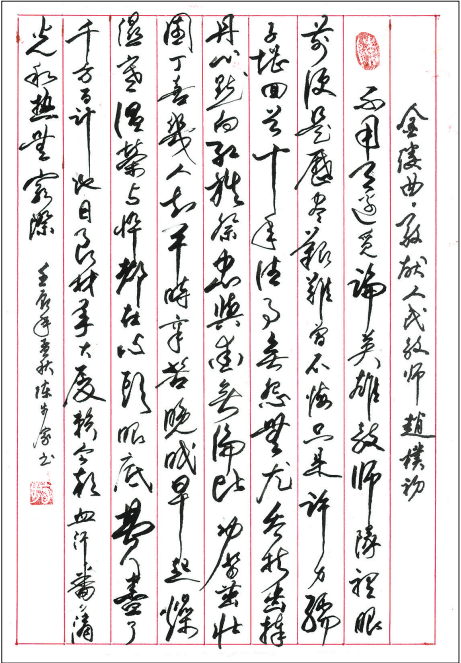
为了感谢家乡亲人的关怀,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比英雄”,“多找矿,找好矿,欢迎家乡亲人来我矿。”矿工们热情高涨,生产捷报频传。有一个上午,我们用小担子把采到的铁矿石运出塘口,高亢激越的劳动号角响彻云霄。年少的我不甘落后,在山坡上急吼吼奔跑,拼足力气挑担。但到吹哨休息时,发现我挑的铁矿石仍是最小的一堆。我觉得脸上无光,枯坐一旁,心中闷闷不乐。是班长黄凤兴牵住我手坐到他们一起,“施在隆,你力气小,挑得少,但你已尽力了,不要难过。”我被感动得热泪满眶,只觉得“人间自有真情在”。

时光已逝去了五十多个春秋,我也由一个18岁的小伙变成年逾七十的老人,可记忆中的那些故事,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歌。

往事悠悠

岁月如歌

□ 施在隆



陈步家《金缕曲 敬献人民教师》书法作品